

俄军第12哨所血战中亚极端武装

“全体人员，集合！立正！第12边防哨所所有人员列队完毕！”在俄罗斯国防部播出的一段纪录片中，头缠绷带的安德烈·梅尔兹利金中尉向一名高级军官报告。在他的身后，勉强站立着一队同样伤痕累累的士兵，和一名正用无线电拼命呼叫军医的话务员。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着热泪——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前，他们的二十多名战友在激战中牺牲，英灵永远留在了异国土地上。

■ 俄军向“圣战者”二线梯队开炮
本版图片 IC

声惊得睡意全无，“子弹打穿了门板，营房出口遭到火力封锁。”阿夫兰诺夫回忆，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显然有人发动攻击”。不得已，二人只好从宿舍后墙的窗户爬出去，跑向哨所阵地。副哨长安德烈·梅尔兹利金中尉大声告诉他们：一队“圣战者”正向哨所突袭！话音未落，敌人投掷的手榴弹就落入战壕。“冲击波把我掀翻在地，但我没感觉到疼痛，翻身抄起机枪就向外扫射！”阿夫兰诺夫说。

“圣战者”占尽优势

梅尔兹利金至今不愿回忆那场惨烈的战斗，“但我又不得不说出来，因为那是我的战友舍命保卫过的地方”。尽管塔政府担心“圣战者”会突破边境哨所，但驻守的俄军并未料到战斗如此快地发生。就在此前一天，俄军还在调整哨所部署，将大部分弹药从战壕搬到工兵修建的专用弹药库里，哨长米沙·梅布罗达上尉还奉上级命令，将原本潜伏在哨所前沿警戒的一个班撤回哨所主阵地。然而，敌人的准备却相当充分。“他们早在一周前就占领哨所周围的高地，设置大量火力，”梅尔兹利金说，“他们还仔细研究了我们的火力点分配及哨所内各建筑的布局。对他们的举动，我们只能看着。因为上级再三告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阿富汗方面来的谈判人员也向我们保证，他们不会盲动”。

就在所有人的大意中，“圣战者”动手了。7月13日凌晨4时，哨兵发现有“圣战者”在周围的山上攀爬，并且携带有武器，梅布罗达上尉立即命令全哨所进入戒备状态。“当时，哨所里有48名官兵，除了一辆来自第201师的BMP-2步兵战车，称得上重武器的只有一门无后坐力炮和一挺AGS-17榴弹发射器，”梅尔兹利金说，“后来的情报显示，敌方约有250人，装备2门迫击炮、4门无后坐力炮、30多支火箭筒，还有从直升机上拆下来的NURS火箭发射巢”！

火海吞噬阵地

意识到被俄军发现后，“圣战者”决定强攻，三面环山的第12哨所瞬间遭受到各式武器打击。“那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的火力没有准头，但胜在密集和持续，几乎不用瞄准就能击中目标，”梅尔兹利金说，“特别是火箭发射巢，所发射的火箭弹装填化工制剂三乙基铝，沾在哪里，哪里就烧成一片”。

战斗刚一打响，俄军无后坐力炮和榴弹发射器就哑火了，哨长梅布罗达上尉冒险冲到无后坐力炮旁排除故障，却被弹片击中背部。紧急包扎后，梅尔兹利金安排两名士兵在哨长身边保护，自己则爬向战壕



▼ 俄军监视敌人动向

另一端指挥战斗。尽管俄军训练有素，但“圣战者”仍凭借人数和火力优势很快逼近，手榴弹在战壕里乱飞，有些地方开始短兵相接。

到了早上，第12哨所的营房和工事几乎都被摧毁，人员也损失严重。机枪手谢尔盖·鲍林多处受伤，无法持枪射击，只能把一枚枚手榴弹扔向敌人。“当他防守的阵地被最后突破时，他拉响了手榴弹，与‘圣战者’同归于尽。”梅尔兹利金说，BMP战车仍在坚守阵地，但弹药已所剩不多，而且失去步兵掩护。“圣战者”蜂拥而上。车长、炮手和驾驶员打开舱门，用手榴弹击退敌人。夺车失败后，“圣战者”用火箭筒将步兵战车击毁，车组人员全部牺牲。

只剩7发子弹

持续四个多小时的激战，消耗了俄军大量弹药。天亮后，幸存的俄军子弹都不多了。此时，列兵迪克突然跳出战壕，向燃烧着的军官宿舍猛冲。梅尔兹利金知道，宿舍床下放着一箱机枪子弹。但他同时知道，迪克此举无异于自杀。“当时我想，这小子恐怕没命了，因为敌人在用各种口径的武器封锁他前进的路线。奇迹发生了，他真的冲过火力封锁，

钻进宿舍，然后又抱着一个子弹箱跑出来，那里面有200发子弹！”第12哨所幸存者都认为，若不是这一拼命之举，没人能活到最后。“我们的子弹不多了，敌人就算不攻上来，耗也能把我们耗死，”梅尔兹利金说，“战后清点弹药，所有人剩下的子弹加起来，只有7发了”。

11时，俄军两架直升机赶来支援，用凶猛的火力暂时驱散“圣战者”。梅尔兹利金趁机组幸存士兵突围，负责掩护的阿夫兰诺夫最后一个撤出阵地，但一颗手榴弹在他附近爆炸，碎片将他的左肺击伤。但最终，他和其他16名战友还是与前来支援的第13哨所援兵汇合。

“我们的援兵来得这么慢，是因为敌人在路上布雷，还安排狙击手射杀排雷工兵，”梅尔兹利金说，“我们的电台早就坏了，几乎没人知道我们差点被敌人全歼”。

前往第13哨所的途中，梅尔兹利金借用友军的电台向俄军指挥中心报告战情。第201师立即出动自行火炮和武装直升机，驱散刚占领第12哨所的“圣战者”。15日，俄军打扫完战场，确认最终伤亡人数——俄军牺牲25人，“圣战者”被打死105人。 王权



■ 希军侦察机集结的拉里萨基地

监视盟友：北约盟国“内斗”地中海

冷战期间，美国大力武装北约盟国希腊和土耳其，希望它们阻遏苏联海军从黑海冲进地中海。可现实很骨感，堪称“世仇”的希土根本没把美国军援武器用来对付苏联，像希腊人获得的美制RF-84F“雷闪”侦察机，就成了监视“盟友”的利器。



■ 希腊军人维修RF-84F侦察机的J65N-7发动机

用错了地方

1956年，希腊空军第348中队首次迎来RF-84F飞机，它最多可携带6台相机，既可进行低空或高空拍摄，也能在机载闪光弹配合下实施夜间侦察，是不错的战术侦察平台。美国顾问调侃：“你们可要好用，出入贵国近海的苏联军舰上的每根天线都要看仔细！”实际上，希腊人把飞机送到拉里萨基地，起飞航线总是贴近土耳其东色雷斯地区，摆明是防范土耳其人自己的萨

洛尼卡等港口。到1967年，希腊从美国、西德和荷兰采购了34架RF-84F，可很少执行监视苏军的任务。

1960年，英国承认东地中海的殖民地塞浦路斯独立，允许岛上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组建联合政府，同时保留希克利亚和阿克罗蒂里基地。然而，希土两族矛盾重重，而且各自母国都主动介入，令局势日趋恶化。1964年，塞浦路斯民族矛盾演化为希土两国武装对峙，希军急调第348中队的6架RF-84F到克里特岛的苏达湾基地，负责监视塞浦路斯土族武装和土耳其本土的动

静，但任务航线深入塞浦路斯领空，容易引起摩擦。

不开火的冲突

行动当天，五架RF-84F出击，另一架作为预备机待命。为避免与土军或塞岛英军冲突，希军要求任务机全程保持低空飞行和无线电静默，企图在雷达盲区渗透。可起飞不久后，帕帕多普洛斯的座机因副油箱漏油而折返，普林齐奥斯飞抵塞西北部莫尔富湾时，被两架土耳其战机发现，为避免被击落，他不得不转弯返回。

剩下的三架RF-84F倒是顺利抵达任

务区，鲁里亚在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侦察时，遭两架英军闪电战斗机拦截，并被要求马上离开，但鲁里亚不予理睬，于是两架英机利用机动性优势在RF-54F周围上下翻飞，制造强烈的涡流，致使鲁里亚无法正常拍照，只得终止任务。德莫普洛斯和帕帕西斯的座机是最后闯入塞浦路斯的，负责侦察凯里尼亚山脉上的圣伊拉良城堡。同样，他们在距海岸线约24公里处被英军另两架闪电机拦截，英机在警告无效后采取了除开火以外的最后做法——近距离抛掷红外干扰弹，德莫普洛斯忍受不了压力，转舵飞离，但帕帕



■ 希腊空军最后三架RF-84F侦察机退役

